

为一部“印度主旋律电影”喝彩

◆ 刘巽达



在这部电影中,并没有常见的“一言不合就载歌载舞”的冗长桥段,而是非常巧妙地用“印度电影必配插曲”融入情节之中,非常贴切地交待了故事细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一切恰到好处为一部“印度主旋律电影”喝彩。

最近热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窃以为可以打满分。表面上看,它像是主旋律套路,但套路也是路,而且往往还是主路。它的广受欢迎和备受称赞,对中国的“主旋律电影”绝对具有启迪意义。此片在国外知名电影网站中,IMDB 评分达到 8.8 分、烂番茄收获 96% 的新鲜度,在前不久闭幕的第 7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该片也创下了展映场次 90 秒全部被抢购售罄的惊人纪录。主演阿米尔·汗更是二度来华宣传,开启了全国多城路演活动,所到之处受到了中国影迷的热情欢迎。

所谓“主旋律电影”,通常指的是正能量的、正面意义的、励志的、塑造英雄形象的电影。在这部“印度主旋律电影”中,主角父女的形象可谓光辉,他们百折不挠,全力拼搏,为国争光,可歌可泣,尤其是当国歌奏响起来时,人们那种虔诚的举止和神情,完完全全是



“爱国主义的召唤”。由此想到咱们自己一些成功的爱国主义影片……竞技体育的题材特别适合这样的主题,拍得好,无疑能够成为上乘的“主旋律电影”。《纽约时报》评论该片为“鼓舞人心的电影,喜剧效果佳,励志且感人”。其中“鼓舞”“励志”“感人”,正是典型的主旋律特色。

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我在这儿不断使用“主旋律”这个词,只是便于说事而已。对于印度的影人来说,他们并不持有这样的执

念。他们是被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所感动,然后按照故事片的规律,开始情节设计、人物塑造、调度电影语言……让我吃惊的是,在这部电影中,并没有常见的“一言不合就载歌载舞”的冗长桥段,而是非常巧妙地用“印度电影必配插曲”融入情节之中,非常贴切地交待了故事细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一切恰到好处,其电影语言运用得非常纯熟。

尤可称赞的是,它一方面用“夺冠的期待”吊足观众胃口,另一方面用极具民族和民

俗特色的细节阐发了编导的思想锐角,其在情节中生长出的对男尊女卑的批判,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体育体制的批判,点到为止却极有力度,增加了影片的思想含量,堪称完美。

在娱乐性和思想性结合上,印度电影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此前阿米尔·汗的另一部著名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也是如此,其幽默感和娱乐性更甚《摔跤吧!爸爸》,但它巧妙而辛辣地调侃了印度教育体系的僵硬刻板。《摔跤吧!爸爸》中,则是用“直抒胸臆法”点明主题——当吉塔向英联邦运动会冠军发起挑战时,父亲鼓励她:“你的对手不仅是那个澳大利亚选手,还有那些歧视女性的人!”观众听来,不觉空洞,而是觉得,这番话说得恰如其分,它不仅是为了激发女儿的斗志,也是在为印度女性呐喊。于是这块金牌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它改变的不仅是一个女孩的命运,也让无数遭受性别歧视的印度女孩看到希望。

一部“印度主旋律电影”能够感动到全球无数观众,说明凡是彰显“乐观向上、百折不挠、英雄主义、励志智慧”等积极元素的艺术作品,不分地域民族国界,具有普适的“打动力”。只要 we 立足于生活,遵循艺术规律,不囿于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也一定能够创作出够水准的好电影。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文艺评』

微影院要避免陷入“短寿”陷阱

◆ 邵天骏

相对于大众化影院而言,微影院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也许是一次个性化定制与爱好多样化的“狂欢”。就像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已经悄然出现了诸如微电影、微视频、微书屋和微阅读等各类人文现象,“微”的出现频率不再是微乎其微,甚至开始向传统的主流领域不断蔓延,意在分得其中的一杯羹。

微影院的出现其实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过去的普通录像厅,即被视作是早期微影院的雏形。而许多家庭营造的客厅影视功能区,同样保留了微影院的各项基本要素。不过,这些通常的微影院许多并不成熟,大都只是为了纯粹的观看而设置,与大众化影院的视听效果相差甚远,又由于相应配套设施的局限性,它的“火”许多时候只能是暂时的,甚至比预计的寿命还要短。从实际情况来看,亦是如此。

当然,社会上的普通录像厅和家庭里的客厅影视功能区逐渐淡化直至消失,主要受到播放技术升级、环境条件变化和欣赏体验要求等诸多因素制约,毕竟它们的身临其境感与影院相比还是有很大欠缺,但观众的个性化喜好并未就此泯灭,一旦遇有合适的土壤仍会生根发芽,观众是不会主动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观众的个性化定制,说明了市场对微影院的需求一直存在,只是没有达到一定的条件,也就泛不起层层涟漪。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需求已从一开始的纯粹满足观看型向多选择轻松享受型方向过渡,因而微影院配置的许多设施,都要能够符合大众化影院乃至豪华影院的要求。在视听感受、立体音响和环境烘托上,几乎或完全不亚于大众化影院。以此为前提,满足小范围内观众的个性化意愿。

被称之为私人影吧或影咖的微影院,在装饰上通常以豪华见长,以温馨弥漫空间,以舒适来吸引观众,同时在观赏效果上与大众化影院不

相上下,观众少则可以一二人,多则五六人也没问题,不仅汲取了大众化影院的各种元素,而且由于个性化定制可以从主题包厢中寻找最佳空间,从而为有这方面观看需求而又不想受外界过多打扰的观众提供了一个清静场所。尤其是个性化的主题小包厢,品茗或喝咖啡、吃点心,尽可随心所欲,不用再顾忌周边人的反应,这也成为微影院越来越受到市场关注的一个“推动力”。

虽然有人以为家庭投影仪也应是微影院的某种扩展,抑或是娱乐业中的 KTV 同样有着微影院的某些功能,可是它们在这方面的使用率其实并不高。前者需要考虑屋内墙面大小、座位安放和光线明暗等因素,通常难以得到很好满足,视听效果无形中就打了一定折扣;后者则由于受环境因素局限,以及沙发连成一体拖累,需要改造升级才能满足要求。即便如此,它们为微影院进一步拓展空间还是打开了新的思路。

然而,尽管大众化影院似有越来越向小型化变化的趋势,并有慢慢朝微影院靠近的倾向,然一旦模糊了彼此的界限,对微影院来说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微影院较之于大众化影院,无论是客源、人气还是最新影片都有待深入挖掘,否则也有可能像当年普通录像厅和家庭里的客厅影视功能区那样,最终成为“短寿”的牺牲品,这就有点可惜了。从实际情况来看,大众化影院与微影院争夺客源与人气的巨大潜力,譬如将原先大礼堂式的影院主动让位于一个多功能放映厅,其本身就是观众个性化定制需求的自然反映,微影院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伴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深入,微影院在扩大市场份额中出现的一些困难需要尽早未雨绸缪,做好相应“文章”,因为观众的喜好和选择是检验微影院最终成败与否无法忽略的依靠之所在。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的昆曲《春江花月夜》演唱伴奏,而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丁申阳则现场表演了大气澎湃、一气呵成的草书《春江花月夜》。

这一作品难度主要体现在编曲上,原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黎英海教授根据古曲《夕阳箫鼓》改编的钢琴曲《春江花月夜》模仿了箫、鼓、箏、琵琶等民族乐器的音色,极大地发挥了钢琴的特点,然而此曲是降 G 调,所有音符都在钢琴黑键上完成,而在昆曲唱腔中,降 G 调却极为罕见,在昆曲《春江花月夜》中,张军运用的是 F 调。

担任编曲工作的金复载教授为了能将两种艺术形式有机融合在一起,苦思了一个月之后,在征得双方同意,于是将昆曲的唱腔升了半个调,而毛宇龙更是为此去乐器厂特别定制了降 G 调的箫。

钢琴家刘诗昆聆听了这首作品后说:“这样的跨界合作无论是对台上的表演者还是台下的观众而言,都很有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更要创新,才能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上海之春’是孵化新作的舞台,在这个平台上,中西文化交融、共生,意味着将这几样艺术都推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音乐和书法都是流动的线条,跨界的“春江花月夜”引领我们进入了东西方古典艺术的纯净世界,感受“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以及深刻的人文情感。书法、昆曲和箫都是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融合,在水墨淋漓的意境里,将这首流传千古的经典名作之意蕴的情感力量与精神境界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千余名观众深深陶醉其中……

『上海之春』丰富了城市乐声

◆ 吴申



音乐在表达人类情感的同时,对想象力的提升以及美育、德育的培养也有帮助。我们常说,作曲家是一度创作,演奏家是二度创作,那么对于乐曲来说,聆听者就是第三度创作。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个人对艺术的欣赏都不尽相同。第 34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也是丰富城市音乐教育的舞台。

我现场聆听了本届“上海之春”艺术教育展演之一的“正能量歌唱家敖长生点·线新唱法上海演唱会”,据敖长生介绍这是他多年来演唱总结的方法,即“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既非民族,也非美声和流行的一种新的唱法,是为歌者演唱减轻负担,始终用流动的气息引领发声,用说话的动作带动发声的新方法”。演唱会上,他还邀请了他的学生用新唱法示范演唱。

另一台是《汤蓓华与国际获奖学生音乐会》,尤其是下半场的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跨界”《春江花月夜》被演绎的淋漓尽致,出神入化。

其实,艺术“跨界”不是新鲜事,东西方艺术的同台对话尝试也有不少,只是将钢琴、昆曲、箫与书法融合,共同演绎名篇《春江花月夜》的方式却属首次。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汤蓓华和青年笛箫演奏家毛宇龙为“昆曲王子”张军